

柔石小說選集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

821
1710

柔石小說選集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・北京

書號 279

字數 141000

柔石小說選集

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發行者 新華書店

京 1—25000
定價 7.200元

一九五四年五月北京第一版
一九五四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柔石小傳

魯迅

柔石，原名平復，姓趙，以一九〇一年生于浙江省台州寧海縣的市門頭。前幾代都是讀書的，到他的父親，家景已不能支，只好去營小小的商業，所以他直到十歲，這纔能入小學。一九一七年赴杭州，入第一師範學校，一面爲杭州晨光社之一員，從事新文學運動。畢業後，在慈溪等處爲小學教師，且從事創作，有短篇小說集『瘋人』一本，即在寧波出版，是爲柔石作品印行之始。一九二三年赴北京，爲北京大學旁聽生。

回鄉後，于一九二五年春，爲鎮海中學校務主任，抵抗北洋軍閥的壓迫甚力。秋，咯血，但仍力助寧海青年，創辦寧海中學，至次年，竟得募集款項，造成校舍，一面又任教育局局長，改革全縣的教育。

一九二八年四月，鄉村發生暴動。失敗後，到處反動，較新的全被摧毀，寧海中學既遭解散，柔石也單身出走，寓居上海，研究文藝。十二月爲『語絲』編輯，又與友人設立朝華社，于創作之外，並致力於紹介外國文藝，尤其是北歐、東歐的文學與版畫，出版的有『朝華』週刊二十期，旬刊十二期，及『藝苑朝華』五本。後因代售者不付書價，力不能支，遂中止。

一九三〇年春，自由運動大同盟發動，柔石爲發起人之一；不久，左翼作家聯盟成立，他也爲基本構成員之一，盡力于普羅文學運動。先被選爲執行委員，次任常務委員編輯部主任；五月間，

以左聯代表的資格，參加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，畢後，作『一個偉大的印象』一篇。

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，由巡捕房經特別法庭移交龍華警備司令部，二月七日晚，被秘密槍決，身中十彈。

柔石有子二人，女一人，皆幼。文學上的成績，創作有詩劇『人間的喜劇』，未印，小說『舊時代之死』、『三姊妹』、『二月』、『希望』，翻譯有盧那卡爾斯基的『浮士德與城』，戈理基的『阿爾泰莫諾夫氏之事業』及『丹麥短篇小說集』等。

柔石小傳補遺

魏金枝

關於柔石事蹟，魯迅先生已經給他做有小傳；而魯迅先生的『爲了忘卻的記念』，及『二月小引』，對於柔石的爲人爲文，說得更加詳盡，本無另外寫傳的必要。惟魯迅先生寫這小傳的當時，因環境關係，既不能暢所欲言，更無法多方採訪，所以有的故意略而不言，有的稍和事實參差，因爲補充如下。

柔石於一九一七年畢業於浙江寧海縣正學小學。其間休學一年，於一九一八夏纔進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師範，一九二三年畢業。本想升學，因家境困難，又擬幫助他妻子讀書，不得已於一九二四年任慈溪縣普迪小學教員。一九二五年到北京，在北京大學旁聽。其時生活極苦，常以大餅油條當飯。一九二六春返浙，任鎮海縣鎮海中學教員。一九二七年夏回寧海故鄉，任寧海中學教員。數月後即任寧海教育局局長，一面爲寧海中學籌款建築校舍，一面並設法改爲縣立。一九二八年四月，寧海羣衆在亭旁舉行革命暴動，牽連到寧海中學。柔石因此逃到上海。在上海，就和魯迅先生日漸接近，從事文藝活動。一九三〇年五月間，加入中國共產黨，因在東方旅館開會被捕，以至被害。其餘一如小傳所記，不贅。

本書出版說明

這本選集，包括作者的短篇小說『爲奴隸的母親』和長篇小說『二月』。『爲奴隸的母親』是根據最初發表的雜誌——『萌芽月刊』第一卷第二期；『二月』是根據上海春潮書局的初刊版本。在編輯時，我們曾經改正了其中一些錯字和標點，補了一些漏字，並作了一些簡要的註釋。

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

一九五四年一月

	秋		秋			秋		秋		秋
我	風	青	風		看	風	聽	風		風
心	從	色	從		荒	從	蒼	從		從
風	西	邊	西		草	西	草	西		西
起	方	起	方		來	方	來	方		方
遠	來	灰	來		去	去	去	去		去
的	了	淡	了							
波		的								
濤		雲								
月		幕								
。										

作 者 手 蹟



作 者 像

目次

柔石小傳(魯迅).....	一
柔石小傳補遺(魏金枝).....	三
爲奴隸的母親.....	一
『二月』小引(魯迅).....	二七
二月.....	二九

爲奴隸的母親

她底丈夫是一個皮販，就是收集鄉間各獵戶底獸皮和牛皮，販到大埠上出賣的人。但有時也兼做點農作，芒種的時節，便幫人家插秧，他能將每行插得非常直，假如有五人同在一個水田內，他們一定叫他站在第一個做標準。然而境況總是不佳，債是年年積起來了。他大約就因爲境況的不佳，煙也吸了，酒也喝了，錢也賭起來了。這樣，竟使他變做一個非常兇狠而暴躁的男子，但也就更貧窮下去，連小小的移借，別人也不敢答應了。

在窮底結果的病以後，全身便變成枯黃色，臉孔黃的和小銅鼓一樣，連眼白也黃了。別人說他是黃膽病，孩子們也就叫他『黃胖』了。有一天，他向他底妻說：

『再也沒有辦法了，這樣下去，連小鍋子也都賣去了。我想，還是從你底身上設法罷。你跟着我挨餓，有什麼辦法呢？』

『我底身上？……』

他底妻坐在竈後，懷裏抱着她底剛滿三週的男小孩——孩子還在吸着奶，她訥訥地低聲地問。

『你，是呀，』她底丈夫病後的無力的聲音，『我已經將你出典了……』

『什麼呀？』他底妻幾乎昏去似的。

屋內是稍稍靜寂了一息。他氣喘着說：

「三天前，王狼來坐討了半天的債回去以後，我也跟着他去，走到了九畝潭邊，我很不想做人了。但是坐在那株爬上去一縱身就可落在潭裏的樹下，想來想去，總沒有力氣跳了。貓頭鷹在耳朵邊不住地轉，我底心被他牠叫寒起來，我只得回轉身，但在路上，遇見了沈家婆，她問我，晚也晚了，在外做什麼。我就告訴她，請她代我借一筆款，或向什麼人家的小姐借些衣服或首飾去暫時當一當，免得王狼底狼一般的綠眼睛天天在家裏閃爍。可是沈家婆向我笑道：

「你還將妻養在家裏做什麼呢，你自己黃也黃到這個地步了？」

「我低着頭站在她面前沒有答，她又說：

「兒子呢，你只有一個了，捨不得。但妻——」

「我當時想：『莫非叫我賣去妻了麼？』」

「而她繼續道：

「但妻——雖然是結髮的，窮了，也沒有法。還養在家裏做什麼呢？」

「這樣，她就直說出：『有一個秀才，因為沒有兒子，年紀已五十歲了，想買一個妻；又因他底大妻不允許，只準他典一個，典三年或五年，叫我物色相當的女人；年紀約三十歲左右，養過兩個兒子的，人要沉默老實，又肯做事，還要對他底大妻肯低眉下首。這次是秀才娘子向我說的，假如條件合，肯出八十元或一百元的身價。我代她尋了好幾天，總沒有相當的女人。』她說：現在碰到我，想起了你來，樣樣都對的。當時問我底意見怎樣，我一邊掉了幾滴淚，一邊卻被她催的答應她了。」

說到這裏，他垂下頭，聲音很低弱，停止了。他底妻簡直癡似的，話一句沒有。又靜寂了一

息，他繼續說：

『昨天，沈家婆到過秀才底家裏，她說秀才很高興，秀才娘子也喜歡，錢是一百元，年數呢，假如三年養不出兒子，是五年。沈家婆並將日子也揀定了——本月十八，五天後。今天，她寫典契去了。』

這時，他底妻簡直連腑臟都顫抖，吞吐着問：

『你爲什麼早不對我說？』

『昨天在你底面前旋了三個圈子，可是對你說不出。不過我仔細想，除出將你底身子設法外，再也沒有辦法了。』

『決定了麼？』婦人戰着牙齒問。

『只待典契寫好。』

『倒霉的事情呀，我！——一點也沒有別的方法了麼？春寶底爸呀！』

春寶是她懷裏的孩子底名字。

『倒霉，我也想到過，可是窮了，我們又不肯死，有什麼辦法？今年，我怕連插秧也不能插了。』

『你也想到過春寶麼？春寶還只有五歲，沒有娘，他怎麼好呢？』

『我領他便了。本來是斷了奶的孩子。』

他似乎漸漸發怒了。也就走出門外去了。她，卻嗚嗚咽咽地哭起來。

這時，在她過去的回憶裏，卻想起恰恰一年前的事：那時她生了一個女兒，她簡直如死去一

般地臥在牀上。死還是整個的，她卻肢體分作四碎與五裂。剛落地的女嬰，在地上的乾草堆上叫：

『呱呱，呱呱，』聲音很重的，手腳揪縮。臍帶繞在她底身上，胎盤落在一邊，她很掙扎起來給她洗好，可是她底頭昂起來，身子凝滯在牀上。這樣，她看見她底丈夫，這個兇狠的男子，飛紅着臉，提了一桶沸水到女嬰的旁邊。她簡直用了她一生底最後的力向他喊：『慢！慢……』但這個病前極兇狠的男子，沒有一分鐘商量的餘地，也不答半句話，就將『呱呱，呱呱，』聲音很重地在叫着的女兒，剛出世的新生命，用他底粗暴的兩手捧起來，如屠戶捧將殺的小羊一般，撲通，投下在沸水裏了！除出沸水的濺聲和皮肉吸收沸水的嘶聲以外，女孩一聲也不喊——她疑問地想，爲什麼也不重重地哭一聲呢？竟這樣不響地願意冤枉死去麼？啊！——她轉念，那是因爲她自己當時昏過去的緣故，她當時剝去了心一般地昏去了。

想到這裏，似乎淚竟乾涸了。『唉！苦命呀！』她低低地嘆息了一聲。這時春寶拔去了奶頭，向他底母親的臉上看，一邊叫：

『媽媽！媽媽！』

在她將離別底前一晚，她揀了房子底最黑暗處坐着。一盞油燈點在竈前，螢火那麼的光亮。她，手裏抱着春寶，將她底頭貼在他底頭髮上。她底思想似乎浮漂在極遠，可是她自己捉摸不定遠在那裏。於是慢慢地跑回來，跑到眼前，跑到她底孩子底身上。她向她底孩子低聲叫：

『春寶，寶寶！』

『媽媽，』孩子含着奶頭答。

「媽媽明天要去了……」

「唔，」孩子似不十分懂得，本能地將頭鑽進他母親底胸膛。

「媽媽不回來了，三年內不能回來了！」

她擦一擦眼睛，孩子放鬆口子問：

「媽媽那裏去呢？廟裏麼？」

「不是，三十里路外，一家姓李的。」

「我也去。」

「寶寶去不得的。」

「呃！」孩子反抗地，又吸着並不多的奶。

「你跟爸爸在家裏，爸爸會照料寶寶的：同寶寶睡，也帶寶寶玩，你聽爸爸底話好了。過三年……」

她沒有說完，孩子要哭似地說：

「爸爸要打我的！」

「爸爸不再打你了，」同時用她底左手撫摸着孩子底右額，在這上，有他父親在殺死他剛生下的妹妹後第三天，用鋤柄敲他，腫起而又平復了的傷痕。

她似要還想對孩子說話，她底丈夫踏進門了。他走到她底面前，一隻手放在袋裏，掏取着什麼，一邊說：

「錢已經拿來七十元了。還有三十元要等你到了後十天付。」

停了一息說：『也答應轎子來接。』

又停了一息：『也答應轎夫一早吃好早飯來。』

這樣，他離開了她，又向門外走出去了。

這一晚，她和她底丈夫都沒有吃晚飯。

第二天，春雨竟滴滴浙浙地落着。

轎是一早就到了。可是這婦人，她卻一夜不曾睡。她先將春寶底幾件破衣服都修補好，春將完了，夏將到了，可是她，連孩子冬天用的破爛棉襖都拿出來，移交給他底父親——實在，他已經在牀上睡去了。以後，她坐在他底旁邊，想對他說幾句話，可是長夜是遲延着過去，她底話一句也說不出。而且，她大着膽向他叫了幾聲，發了幾個聽不清楚的音，聲音在他底耳外，她也就睡下不說了。

等她朦朦朧朧地剛離開思索將要睡去，春寶又醒了。他就推叫他底母親，要起來。以後當她給他穿衣服的時候，向他說：

『寶寶好好地在家裏，不要哭，免得你爸爸打你。以後媽媽常買糖果來，買給寶寶吃，寶寶不要哭。』

而小孩子竟不知道悲哀是什麼一回事，張大口子『唉，唉，』地唱起來了。她在他底唇邊吻了一吻，又說：

『不要唱，你爸爸被你唱醒了。』

轎夫坐在門首的板凳上，抽着旱煙，說着他們自己要聽的話。一息，鄰村的沈家婆也趕到了。一個老婦人，熟悉世故的媒婆，一進門，就拍拍她身上的雨點，向他們說：

『下雨了，下雨了，這是你們家裏此後會有滋長的預兆。』

老婦人忙碌似地在屋內旋了幾個圈，對孩子底父親說了幾句話，意思是討酬報。因為這件契約之能訂的如此順利而合算，實在是她底力量。

『說實在話，春寶底爸呀，再加五十元，那老頭子可以買一房妾了。』她說。

於是又轉向催促她——婦人卻抱着春寶，這時坐着不動。老婦人聲音很高地：

『轎夫要趕到他們家裏吃中飯的，你快些預備走呀！』

可是婦人向她瞧了一瞧，似乎說：

『我實在不願離開呢！讓我餓死在這裏罷！』

聲音是在她底喉下，可是媒婆懂得了，走近到她前面，迷迷地向她笑說：

『你真是一個不懂事的丫頭，黃胖還有什麼東西給你呢？那邊真是一份有吃有贖的人家，兩百畝田，經濟很寬裕，房子是自己底，也僱着長工養着牛。大娘底性子是極好的，對人非常客氣，每次看見人總給人一些吃的東西。那老頭子——實在並不老，臉是很白白的，也沒有留鬍子，因為讀了書，背有些佝僂的，斯文的模樣。可是也不必多說，你一走下轎就看見的，我是一個從不說謊的媒婆。』

婦人拭一拭淚，極輕地：

『春寶……我怎麼能拋開他呢！』